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高原雪里红

萧光/朱槿红/陈泽水 著



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

高原雪里红

萧光 / 朱瑾红 / 陈泽水 著

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原雪里红 / 萧光 朱槿红 陈泽水 著. — 香港: 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 2007.10, (翰林院文库主编: 温文)

ISBN 988—98512—6—1

I. 高… II. ①萧等… ②翰… ③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Z297.1

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CIP数据核字(2007)第 01069 号

-
- | | |
|--------|--------------------------------|
| 书 名 | 高原雪里红 |
| 作 者 | 萧 光 朱槿红 陈泽水 |
| 责任编辑 | 黄清泉 夏 萍 |
| 封面设计 | 温英荣 |
| 出版发行 | 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 |
| 地 址 | 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 30 号新港中心第 2 座 5-503 |
| 标准书号 | ISBN988—98512—6—1/Z.069 |
| E-mail | wen@xinhuanet.com |
| 电 话 | 0085-30681968 08610-81151438 |
| 开 本 | 850×1168 1/32 |
| 印 张 | 9.2 印张 |
| 插 页 | 2 |
| 字 数 | 226 千字 |
| 印 数 | 1-3000 |
| 版 次 |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32 元 |
-

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版图书,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谨以此书

献给那些过去、现在和将来把青春和热血甚至生命都抛洒在了西藏高原上的援藏领导干部们！

一

叩响着世人心扉的你们的眼睛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载着风卷波涛的你们的壮举创造了举世震惊的奇迹。
放逐水天一色的你们历经了种种自然艰险啊，
熄灭已久的篝火夜行着的你们遍尝了人间疾苦无数。
凭借着对山峦和土地眷恋的你们像早晨的太阳磅礴美
丽。

用血和骨把人生歌吟的你们的革命意志将千古留传。

——萧光《中国共产党之歌》第三章第六节

二

陈诚基饱含深情地说：“鲁迅在《导师》一文里曾经说过：‘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我们应该就是这样的一群人。”

——陈诚基

返思得失老西藏精神是不逝的日月和时光

在西藏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西藏有个老西藏精神。老西藏精神是西藏军民几十年来保卫边疆、建设西藏的重要精神支柱，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1990年7月，江泽民同志在视察西藏时曾经充分地肯定了老西藏精神。他为驻藏部队题的词是：“发扬老西藏精神，戍边为国建新功。”西藏为此进一步加强了对老西藏精神的宣传教育，激励着更多的人热爱西藏、建设西藏。记得当时，有一年我出席了在拉萨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胡锦涛同志、江泽民同志百忙之中接见了我们与会人员，一同和我们亲切交谈并与我们一起合影留念。此后，我们对老西藏精神的印象也就更深了，对“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创业”的老西藏精神，我们始终是怀着一种深厚的感情。21年后，虽然我们陆陆续续地早已调回内地工作，然而根据手头有限的资料和回忆，我们对老西藏精神的丰富内涵，还是能略知领悟一二，并铭记终生的。

关于特别能吃苦。这一条，可以讲很多的动人的故事，其中由新疆进军藏北阿里的先遣连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这个连是由7个民族、135名指战员组成的战斗集体，1950年秋踏上进藏的艰难之路，在进驻藏北扎麻芒保途中被风雪困阻，并于此处孤军奋战，构筑简易工事，以防敌袭击。他

们堆雪墙,挖地窖,砍柴打猎,过起了原始人的穴居生活。在此地,240个日日夜夜的苦战中,全连有56人因饥寒交迫先后牺牲,后来每天送葬鸣枪脱帽成了连队一项固定的活动,今天的送葬人很可能就是明天的被葬者。在这种极度艰难的情况下,连长李狄三曾三次报病危,但他仍以一种顽强的毅力、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一种忘我的勤务情结感染着全连。1951年5月28日先遣连与后续部队终于胜利会师,处于半昏迷状态的李狄三同志握着后续部队领导的手,交出了进藏工作日记,再也没有力气说出一句话便溘然长逝。先遣连和李狄三苦战藏北的英雄事迹,成为了奠基老西藏精神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关于特别能忍耐。西藏特殊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决定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肉体和精神上必须具备特别的忍耐性,才能完成进军西藏、建设西藏的光荣任务。首先是特殊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人们需要特别能忍耐。西藏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地球上14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中,有8座在西藏境内。许多地方被称为“永冻层”、“生命的禁区”、“死亡的土地”等,这些都绝非是谬言。对西藏有些地方,有人曾把它们概括为“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六月下大雪,四季穿棉袄”,西藏地区其艰苦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在这样艰苦地区呆下来,没有特别的忍耐性是注定不行的。其次,进军西藏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人们需要特别能忍耐。当年毛主席曾经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当有的部队自带的干粮已吃完,后勤供应又跟不上,部队在雪山上连一根野草都挖不到的情况下,有不少战士饿极了就把穿在身上棉袄里的棉花扯出来吃。解放军许多指战员在亲眼看见自己身边的一些

干部战士饿死的情况下,我人民解放军还坚持住了“宁肯饿断肠,不吃群众粮”的铁的纪律和钢的风格,藏族群众因此把人民解放军称为“新汉人”、“菩萨兵”。第三,当时政治大局的环境也决定了人们必须特别能忍耐。由于藏族同胞当时难以理解我军的宗旨,加上敌对势力的欺骗宣传,有些群众对人民解放军有误解,甚至以武力相威胁,为了争取群众,部队指战员忍受了各种责难。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反革命叛乱,袭击驻藏部队,我军开始也是再三忍让,最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奉命平息叛乱。所以当时人民解放军在政治上为了照顾大局,自救也更要特别能忍耐。

关于特别能战斗。昌都战役是个很典型的事例,也是和平解放西藏具有决定意义影响的一战。毛主席要求“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为此,人民解放军各路部队以隐蔽行动前进,不露声色。当担任正面攻击的江边部队率先打响战斗后,敌人还凭借着金沙江天险,奏着英国铜管乐沿金沙江一隅抵抗。而我过了江的解放军其他部队则不顾一切疲劳,在高原严重缺氧地区以日行120里至170里的速度昼夜疾进。有的边打边追,有的边追边打,有的甩开敌人直接插向敌后,部队因此不得不常常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线上行军奔走,他们越过了雪山草地和冰河急流,他们穿过了森林峡谷和流沙地带,他们战胜了饥寒交迫和风雨交加。其中有个156团断粮挨饿了四天仍坚持着行进,有个154团在相当疲劳饥饿的情况下还连续急行军30多个小时,我人民解放军就是以此无与伦比的顽强的优良作风投入到行军和作战,最后终于获得了昌都战役的全胜。

关于特别能创业。这种精神首先表现在修路上。西藏与四川、青海隔着重重高山和滔滔激流,这给人民军队解放西

藏、建设西藏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这就迫使我人民解放军在进军的同时,还要在艰险万状的川藏、青藏线上劈山凿石,架桥修路。其中,川藏公路全长 2255 公里,要劈开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等 14 座大雪山,绝大多数的线路是在海拔 4000 米以上,并要跨越金沙江、大渡河、澜沧江等 10 多条河流,还要克服数不清的流沙、冰川、泥沼和原始森林的阻碍等等。面对如此艰巨的浩大工程,筑路部队官兵以“叫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凭着铁锤、钢钎、铁镐、铁锹等简单工具,同大自然展开了顽强搏斗。指战员们有时在严重缺氧呼吸困难的情况下劈开坚石,铲开冻土;有的跳入刺骨的雪水激流之中打固桥桩,堆砌桥墩;有的从几十里外的地方砍伐干柴,烤化冻土,开拓路基;有的从百里以外背来石头,填实泥沼。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经过近五年的时间,在世界屋脊上开出了一条宽阔平坦的川藏公路。部队进驻拉萨的第十天,人民解放军官兵们就大搞生产运动,创办“八一”农场,提高了部队的自我生存能力,为巩固边防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条件和生活基础。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的艰苦创业活动,在改造恶劣的自然环境的同时,也深化了藏族同胞对人民解放军的认识,使老西藏精神深深的扎根在了各族干部群众的心中。

总知,老西藏精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和西藏广大人民群众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进军、修路、平叛改革、边境反击作战、边防斗争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逐步形成的,其基础是 20 世纪 50 年代进藏部队奠定的,不是仅仅在西藏工作时间长就能分享这分特殊的光彩和荣誉。我们幸能在老西藏精神诞生地感受西藏精神,并不知不觉地接受着老西藏精神的培育,这

样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宝贵资源。今天的改革开放生活中,尽管衣食无忧,确是还有许多的人对现实感到不满足,对环境感到不如意。我们因为有了这段经历,就少有这么分劳累。今天的深入改革开放发展中,面对内地开放后千姿百态的诱惑,确是还有许多的人对运用经济杠杆作用来调整产业结构感到不知所措。我们因为有了这段经历,就少有人生追求中的迷茫和物质失衡的负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活动中,对于人生偶尔陷入的困境,确还有许多人感到自身财政力量的单薄。我们因为有了这段经历,就依然会情不自禁的感到伟大祖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优势比重,就依然能够习惯的看到祖国的明天的辉煌和全国各族群众怡然自得安居乐业生活的希望。

是为序!

陈泽水

2007年10月3日

往事后期空记省

往事文学或者怀旧文学，这不是一种新的“文学形式”。

我认为过去许多的文学花样名称，都是一种下里巴人休闲生活的调和，不应该是一种以这篇作品讲了某类群体过去的某种生活经历，就一股脑儿地统称它们为“怀旧文学”。

仿佛有谁和某类群体接近较多，对他们的成长岁月经历感兴趣，就有些偏好弄文字的人把它们给记录了下来，记录得好不好，全不全，走不走样，却全然不去理会。仿佛这也是一种自慰享受！

这样的情形下记录下来的文字，如果是处在建国以后而又是放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或许有人愿意把它们叫做革命主义的文学。如此，年老的一辈，比如上世纪 70 年代前的这一代，其中可能就会有人说它们是一种“怀旧文学”或者“传统精神文学”，而爱不释手。如果把它们放置在改革开放之后来看呢，就有人要说它们是“僵化文学”或者“落伍文学”，恐就没有几个后生会去喜欢它们，甚至还会指责阅读它们的这类群体说他们是“亲毛泽东时代文学派的人”。因此，青春少年的一派有可能就不与之相为谋，话不投机半句也多，不理睬，不屑一顾。倘若写东西的人没有办法，就只好另辟文学读者市场，把它们诉诸“中国怀旧文学高峰论坛”

上去。但这个文学高峰论坛能否成功就难说了。没有钱可图的怀旧文学市场是无书商起早床的。

可笑的是，我幼年时总认为写怀旧文学的人，在人生岁月中应是经历过艰难世事或几近过出生入死的那类人。现在忽然又觉得写怀旧文学的人。其实是还有点食古不化，生活追求平庸，政治抱负比较失意的一种人，我本人仿佛就属于这类人，尽管我从来也未曾有过大的什么政治抱负。

在新中国文学创作史册上，有许多的写怀旧文学的人，抑或有一些阅读怀旧文学的人，仿佛看来，都应该被称作为是“亲毛泽东时代文学派的人”。也不知是对还是不对？是识时务还是不识时务？更不知是表述成功还是表述不成功？仿佛一切都应该留给读者去评说。

文学大师鲁迅早就说过，思想不深的处所，是不能生产出大的文学和大的艺术作品来的。我的思想处所不深，这个我尚还有自知之明。但是，我愿意我们的这部拙著，是个盛着有一二分深的泥土的花盆，那怕里面开出的仅仅只是一朵又大又美的花，我们的心里也是尤能够发生一点激动的，这朵花就算只有丁点的香芬，我们的精神也是尤能够获得几许生活影响的，那或许也是一种人生积极向上的舒服。

是为序！

朱槿红

2007年9月19日

目 录

序一：返思得失老西藏精神是不逝的日月和时光……陈泽水	5
序二：往事后期空记省……朱槿红	10
第一章 天质自森森……	13
第二章 孤高几百寻……	42
第三章 凌霄不屈己……	75
第四章 得地本虚心……	107
第五章 岁老根弥壮……	149
第六章 阳骄叶更阴……	180
第七章 明时思解愠……	217
第八章 愿斫五弦琴……	255
后记……	萧光 290

开场白：这仅仅是一部朴素的文艺作品，而不是一部温顺的人物传记。

这仅仅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听到过的几则并不很连贯的小故事的记叙，而不是一部歌颂中国共产党援藏领导干部们的英雄谱。

第一章 天质自森森

《诗经》说：

“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兮，曷维其已！”

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兮，曷维其亡！”

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訖兮！”

絺兮绌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陈诚基和刘久香到西藏已经是 20 多年前的时间的事了。两人相识相爱也已经是 20 多年前的时间的事了。一个人的一生有多少个 20 多年呢？20 多年人生中人们之间又可能发生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呢？仿佛任谁也不能说得清楚。20 多年前，刘久香曾经问过陈诚基，西藏高原上的援藏女干部多得不得了，当初他怎么就会选择上了她呢。陈诚基当时回答说：“因为上帝的安排，因为你的能歌善舞，因为我们俩有缘。”这样的回答刘久香听了当然并不很满意，但当时她心里却还是甜滋滋的、挺高兴的。其实，当年陈诚基到底因为什么喜欢上了她，恐怕至今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陈诚基是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人，1968 年参军入伍去了老挝，分在北空高射炮部队，在部队一呆就是 5 年，1973 年才退伍。陈诚基从部队回到贫穷的家乡的第二年，一次偶

然的机会被吉安市下到万安县的一个乡下面蹲点的一位领导看中,悄无声息地却被这位领导选拔上,推荐他上了江西省高等农学院农学系学习了3年。陈诚基毕业那年,即1976年9月,正碰上全国兴起了一股去西藏高原当农民建设边疆的风潮,从北京一直刮到江西。先据说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大批著名高等院校的工农兵大学生纷纷报名、表决心,要去西藏当农民搞边疆建设,之后不久,这股当农民风刮到了江西。陈诚基当时在农学院学习快要毕业了,他是连想也不想就跟着这股风报了名,坚决自愿要求去西藏当农民。那次报名,他是全江西省头一个。江西省高等农学院的院领导知悉后对他是十二分的高兴、支持和鼓励。农学院的校友徐之林、钟千勤、李岸华、饶旗玉和赣州市的知青钟千玲,以及九江市的周喆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吴万安等7位同志,和陈诚基一起,被分配到了西藏自治区樟木口岸立新公社的夏尔巴人居住区当了一名插队农民。他们在立新公社与夏尔巴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整整两年,与夏尔巴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樟木口岸地处西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的中段南坡,离中尼边界的界桥“友谊桥”只有13公里,距尼泊尔国首都加德满都约一百公里。那里气候温和,鲜花四季常开,风景优美,地理位置甚是特殊。樟木口岸立新公社一带的夏尔巴人,祖祖辈辈多是以靠背运货物为生。由于那里距中尼边境较近,中尼两国过往商旅和货物较多,经济往来人口比较频繁,所以在那里皆设有中国的海关、商检、边防检查、食品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藏胞接待办等部门。此外,还设有专门接待外国商贸人员和国内外游客的樟木宾馆,并且设有电站、医院、邮局、银行、学校、电视台以及外贸部门的一些办事机构等单位。当时居住在喜玛

拉雅山脉中段南坡的樟木口岸立新公社的夏尔巴人，在全国其人口仅 1000 多人，从政治地理的角度上讲它尚不足以认定为是一个民族，但他们对人生的快乐的理解，高原上的许多汉族同胞是甘拜下风。夏尔巴人天资聪明、善良、本份、朴实、性情开朗。他们对物质、金钱并没有很强烈的占有欲望。在日常中他们的生活只要稍有着落，他们就爱唱歌跳舞。不管场合，不分老少男女，他们总喜欢在有节奏的打击乐声中唱唱跳跳，天生就是一种天塌下来都不计较什么，也不懂得啥叫忧愁的乐天派性格。夏尔巴人普遍喜欢帮助别人，普遍乐意接济困难人家。就算自己不宽裕，他们也愿意救助他人，并把这种风尚当成一种快乐。夏尔巴人处事诚信，为人信守诺言，只要是答应了别人家的什么事，就算很艰难也是坚持要去完成，是个勤劳勇敢生活里到处充满着智慧火花的优秀民族。陈诚基他们在夏尔巴人居住区插队时，离他们不远处有一户村民叫明久，他夫妇俩抚养着三个 12 岁以下的孩子。明久家是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楼上两间房，一间作睡房和伙房，一间放粮食杂物。明久家的睡房里仅仅只有几床织物的藏被，而装粮食的羊皮袋多数时候是空的，每年都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缺粮，全倚靠着政府的救济或通过边境盐粮交换来解决。

所谓盐粮交换，就是我国边民买一些食盐背到尼泊尔境内换取粮食。盐和粮之间一般有比较大的差价，边民通过赚取差价来获取收益度过难关。

陈诚基插队期间曾多次去明久家看望他的一家。陈诚基发现明久家曾经多次出现过这类情况，即当天早晨家中无米下锅，而别的村民并不知情，去约明久当晚到他们家去唱歌跳舞时，明久照样去，照样能沉浸在唱歌、跳舞的海洋

之中，到了明天早晨明久才去借米下锅。明久家和夏尔巴民族的这种乐观主义性格，曾不止一次地鼓舞和打动着陈诚基他们。

陈诚基他们几位大学生就是在这种歌声舞蹈氛围中天天和夏尔巴人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了整整两年，直到他们后来一个个的被调走。

刘久香当时是江西省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系江西省九江市人，是周玉瑛最要好的同班同学。她们都是学中文的，在学校同住一栋女生楼，同睡一个女生宿舍。周玉瑛是周喆的妹妹，她比他小两岁，与刘久香同年，和刘久香同乡，也是九江市人。那年，周喆先毕了业自愿报名去了西藏樟木口岸当了插队农民，等刘久香毕了业时，周喆早离开了夏尔巴人居住区已调到林芝地区林业局工作，而陈诚基则调到西藏自治区区府所在地拉萨市，在自治区区委组织部干调处工作。同陈诚基一同插队当农民的别的几位同伴分别也被调到其他地区别的部门工作。刘久香当时也受这股支援高原建设边疆的风潮的影响，到她毕业时，便义无反顾地不顾家里人的反对，也报名去了西藏高原的拉萨市工作，在一所中学里任教。而周玉瑛则回到了九江市，没有去成西藏。原因是周玉瑛她哥哥已经去了高原，妹妹呢组织上就先不再作考虑了。组织上有这样的规定，周玉瑛也就只能服从这个规定。刘久香到了拉萨市的一所中学里任教后，给周玉瑛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自己在西藏的一些情况，并问周玉瑛她哥哥周喆的地址和单位，想和他联系上，以后也好有个照应和说话的去处。

大概是过了半年，刘久香收到了周玉瑛的回信，周玉瑛在信中告诉了刘久香说她哥哥在林芝地区林业局工作。刘